

魔衣科幻系列童话(三)

# 牙龙湾 奇遇

南天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南天,本名王烈,江苏泰州人。高级工程师(曾获一项发明专利,国家专利局发明专利证书第1197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7岁时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经院系调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历任纺织工业部生产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纺织报副社长。并曾在文革期间下放湖北安陆棉纺织厂10年。在长期从事纺织专业工作的同时,因从小喜爱文学,亦未曾间断业余写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新时代的钟声》,童话《白头翁》,长篇传记文学《钱之光传》,《魔衣长篇科幻系列童话》:《魔衣》、《牙龙湾奇遇》(包括《海底一条街》)、《魔岛湖》,散文《旅美记奇》(20记)、《泰国风情》(10记)、《布拉格之冬》、《日耳曼旅馆的女店主》、《韩国振兴公社高效能印象》、《元帅·汽车·牛》、《小麻雀与野鸽子》、《四只纺织娘》等。现已从事专业创作,主要写作长篇科幻童话。

# 披上魔衣奔太空

——写在南天《魔衣科幻系列童话》出版之时

袁 鹰

幻想是孩子们的天赋，也是他们的权利。

孩子们的面前，孩子们的心底，应该有一个无边无际、彩色绚丽的幻想世界。

然而，我也曾听到一位老教育家发过感慨：中国的孩子不大懂得幻想，犹如中国的成年人不大懂得幽默。这感慨有一定的依据，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引起我的同感。

细想起来，如果我们的孩子真是不大懂得幻想，实实在在是同我们这些“大人”有关，同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课堂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教育）都大有关系。

循规蹈矩的走路，按部就班的学习，在长辈划定的圈子里活动，不得越雷池一步，怎么能幻想呢？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自然不免有这样的结果：不大懂得幻想了。

让孩子们张开幻想的翅膀吧！

帮助孩子们张开那双翅膀，飞向幻想天地去吧！

孩子们的幻想,需要帮助,需要条件,需要引导。

这方面,他们最好的最可信赖的朋友,就是科幻童话。

我们有过许多童话,也有过许多科学幻想的童话,为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喜爱。它们启发孩子们的智慧,帮助他们幻想,也帮助他们从小立下上天揽月、下海擒蛟的大志,从此一步步走上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振兴奉献一生的人生之路。

高士其、郑文光等老一辈科幻作家,几乎毕生从事科幻童话的创作,艰辛劳动,默默耕耘。高士其同志青年时代就在一次科学试验中不幸染上脑炎病毒,损害了健康,导致终生残疾。但他为中国的科幻童话和科学普及读物的创作奉献一生。从三十年代的《菌儿自传》、《细菌的大茶馆》到五十年代的《我们的土壤妈妈》等作品,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幻作品的基础。五十年代中他到中国作家协会来参加儿童文学组活动时,都由秘书推着轮椅,讲话也不方便,但仍是每次必到,那动人情景我至今难忘。郑文光同志这些年也长期卧病,仍然继续在科幻童话的园地中呕心沥血,不断探索。他说起受到赞誉的《飞向人马座》和《太平洋人》,曾经说:“我真诚地相信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真诚地相信这种美好可以战胜世间一切艰难险阻。”

他们都为科幻童话奉献了真诚的、纯洁的心。

他们也为后来人铺下一条科幻童话长长的道路,将接力棒交给立志驰骋的后来人。

小读者们有幸又遇到一位全心全意致力于科幻童话的作家南天。他的这部精心创作的《魔衣科幻系列童话》(包括《魔衣》、《牙龙湾奇遇》、《魔岛湖》三部),可以说是奉献给孩子们告别二十世纪,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最好礼物。

它们的最大特色,是站在二十世纪后期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新高峰,用引人入胜的童话形式,向我们的孩子展现了无限奇妙的迷人风景,引导他们的幻想遨游世界,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去探索地球和宇宙的奥秘。

这样,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英国、美国和苏联的那些科幻童话,显示了世纪之交的时代色彩。小读者既可以跟随作者的生花妙笔到牙龙湾、魔岛湖那些亦真亦假的地方去欣赏浏览祖国大好河山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可以时时获得新鲜奇异的科学技术信息,在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中,带着浓厚的兴趣张开幻想的翅膀,奔向太空,奔向宇宙。

于是,他们就得到一片前人的未曾到过、未曾想过的神奇世界。

南天是一位纺织专家,高级工程师,有纺织工业的专门著作问世,但是近十多年来,他又用另一支笔潜心于科幻童话的创作,写出一部部长篇童话,组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魔衣”系列,引导孩子们在幻想的天地里走进和认识大自然,增长新科技知识,也陶冶高尚的情操。这种严肃

负责的使命感，首先就令人感佩。尤其叫人感动的，是他生活中遭受意外不幸却依然锲而不舍地埋头创作。新世纪来临之前，他的夫人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离开他和三个儿子悄悄远行。她不仅是他共欢乐同患难的亲密伴侣，也是他创作的有力助手，帮他构思，帮他誊抄稿件（最多时曾经每天抄五千字）。读者们面前这一套书里，浸透了一位母亲、妻子的心血和汗水，她将它们丝丝缕缕地全织进七彩魔衣中去了。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位远行的人。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开始了。我们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仰望浩渺无垠的苍穹，俯瞰云海翻滚的大地，山峦起伏，江海奔腾，宇宙悠悠，百年一瞬，新的一代会陡然升起深沉的责任感，想起自己肩负着振兴民族国家的重任，就会想起“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古训。人生有限，知识无限的，科学技术的高峰没有尽头，幻想也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

未来的主人们，二十一世纪的勇士们，快快披上魔衣，纵情地大胆地开始翱翔无限神奇的太空之旅吧！我衷心地祝福你们！

2000 年元月

# 永远为小读者创作

南 天

悠悠岁月，许多往事都会一一湮没。能够难以忘怀的，那一定是很珍贵或是很特别的事情。现在，我要叙说的是发生在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的一次际遇。

有一天，那是几月几日记不清了，但那天在北京医院有幸遇到著名作家袁鹰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天上午，他是陪夫人看病的，我也是；更巧的是又全都在内科同一诊室外候诊。他俩比我俩先到，坐在靠近诊室门前右侧的一张长椅上。他先发现我招呼我。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第二次不期而遇地见到他。第一次认识慕名已久的他，是在四年多前的一次座谈会上。在那次会上，他看了我在少年科普报上连载的长篇科幻童话《魔衣》，曾亲切地给予鼓励说：“《魔衣》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想不到时隔四年之久，他还没有忘记我，立即将我给他的夫人作了介绍。我也给他们介绍了我的妻子。接着他就关心地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我如实地汇报说：“有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爱微笑的人》，因为少年科普报催稿催得紧，写《魔衣》时搁下来了，现在准备继续写下去。”

我所讲的《爱微笑的人》，早在写《魔衣》前，已写出

《早晨的微笑》、《紫燕的风姿》等前几章，由于可以单独成篇，有心令其先行问世经受考验，先后投寄到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自认为继续创作这部长篇是顺理成章的事。

出乎意料之外，他听了却马上摇头说：“不对。”

我怔住了。

他亲切地笑了，解释说：“小朋友们欢迎《魔衣》。你应该写《魔衣》续篇。”

短短两句话，寓意很深。

我醒悟地说：“您指点得对，我回去就写《魔衣》续篇。”

诊室的门开了，大夫呼叫候诊号。他的夫人和我的妻子离座进诊室后，他又问我：“《魔衣》续篇写完后，写什么？”

我好笨，满以为回去努力写好《魔衣》续篇，就可以再次给小读者交卷了，便又脱口而出道：“再写《爱微笑的人》。”

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有答非所问的遗憾，因为他连连摇头说：“不对，不对。”

我又怔住了。

他见我仍未开窍，继续耐心地指点说：“你应该再写《魔衣》的二续，三续，四续。”

长者指点，真是“诲人不倦”。

他是面带笑容讲这番话的，但我心中的感受，既很亲切，又有如如雷贯耳，振聋发聩。



他所以这样谆谆教导,那是由于他看过我的习作《魔衣》,期望我能为小读者多写一些有益于启迪思维的科幻童话,而我却仍在创作路上徘徊不已。他是在替我发急呀,潜台词是:你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地去耕耘科幻童话这片沃土,特别是创作《魔衣》系列的科幻童话世界呢?

是呀,我不能再犹豫了,于是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先是写出了《魔衣》一续《牙龙湾奇遇》,接着又写《魔衣》二续《海底一条街》。写作《海底一条街》时,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值一九九五年之夏,住在福州鼓屏路新华社福建分社的招待所里,那间客房没有空调,又热又闷,常常利用夜晚时间趴在床边写,忍受蚊子叮咬,但是由于创作冲动,灵感来了,总是写呀写呀写个不停,终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出来,来不及抄写就寄给了少年科普报,在编辑等的热情爱护下很快录进电脑软盘,予以逐章在报纸版面上连载问世。

这就是这本《牙龙湾奇遇》(包括《海底一条街》)的来历。我将乐此不疲,永远为小读者创作。

1998年春于北京

# 给少年一盏灯

——谈少年小说

林 良

“少年小说”是“写给少年阅读欣赏的小说”。或者，用人人能懂的“共同语言来说：“少年小说”是“说给少年听的一个故事”。

如果“少年小说”是一艘“满载作者的心血和创意”的“文学的船”，那么，这艘船的动向就是船首朝着“少年社会”而航行。它在少年的“心港”靠岸。

对创作者来说，他的“文学身分”是“少年们的朋友”。少年小说的深层意义是“对少年的期待”，但是它落实的形式并不是“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那样的形式，给人的印象是“在文学创作之外”。少年小说的基本形式是“一个故事的演述”。我们都承认“小说”是“另一种寓言”。“少年小说”也是这样。

“少年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少年们要开始航向“社会的大海”船头遥指“人生的汪洋”。没有航海图，没有指南针的少年船长，为了尊严，可能不声不响，其实却有些心慌。作品对少年读

者具有魅力的“少年小说作家”，得天独厚的能跟少年读者作“文学交往”。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悄悄的把自己使用有效的指针，和最新定稿的航海图，放在少年船长那间“孤寂”的船长室的抽屉里，期待着船长打开抽屉。

一个少女，在贫寒岁月中因为阅读“苦女”小说而自惕自励，决心努力上进，避免落入主角那样悲惨的境地。这个平凡的例子，说明少年小说能给少年读者一种“动力”。

少年小说帮助少年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认识人生。它不避讳缺陷，但鄙弃“无奈感”。它传递给少年读者的不是自己的疾病，自己的呻吟。因为对少年充满了期待，它传递的是“积极”和“善意”。

对我来说，一位少年小说作家，在文学的桂冠之上还有一个光轮。那光轮来自他那令人心动的意愿。那就是：给少年一盏灯！

# 目 录

## 披上魔衣奔太空

——写在南天《魔衣科幻系列童话》

|                |     |   |
|----------------|-----|---|
| 出版之时 .....     | 袁 鹰 | 1 |
| 永远为小读者创作 ..... | 南 天 | 1 |
| 给少年一盏灯 .....   |     |   |
| ——谈少年小说 .....  | 林 良 | 1 |

## 牙龙湾奇遇

|               |    |
|---------------|----|
| 畅游牙龙湾 .....   | 2  |
| 鸟中的舞星 .....   | 10 |
| 海上的追逐 .....   | 19 |
| 蝴蝶的盛会 .....   | 32 |
| 巧进小金宫 .....   | 41 |
| 勇敢的小草 .....   | 53 |
| 神犬小藏獒 .....   | 67 |
| 会“飞”的花儿 ..... | 77 |

## 海底一条街

|             |     |
|-------------|-----|
| 小羊的杰作 ..... | 100 |
| 九朵绿玫瑰 ..... | 115 |
| 三斗花眉毛 ..... | 129 |
| 织女星奇客 ..... | 145 |
| 魔衣保护神 ..... | 163 |

牙龙湾奇遇



## 畅游牙龙湾

虹虹、珠珠和丽丽站在牙龙湾海岸上的一株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面包树下。

这时正是中午时分，骄阳似火。前来这里旅游的中外旅客，已一个个钻出浪谷，走出海面，躲到沙滩上的一顶顶彩色大伞下，躺到细软的白沙上，避开烈日炎威，享受沙浴乐趣。

牙龙湾地处三亚市之东略偏南，相距约三十公里许，这里确实是美，清澈的海水，白色的沙滩，秀丽的山林，无不令人倾倒。难怪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就被誉为东方的夏威夷。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这里的一切更臻完美，不仅自然环境得到周密的保护，未受污染破坏，而且新增不少野景野趣，令人流连忘返。就说这海岸上的面包林吧，就是经几位植物学家精心改良品种栽培起来的，所结果实又圆又大，每只重达二公斤左右，采下后放在火上烘烤，又香又甜，略带酸味，不是面包极像面包。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每人均可免费品尝一餐，还想吃可以买，不允许自行采摘。



虹虹、珠珠对牙龙湾慕名已久，但丽丽作为小东道主，今天只是陪着她俩路过这里一游罢了。因为她们的此行目的是要到牙龙村去看“海里熊猫”，这种间色海豚，在一百年前就很稀有，比我国的国宝熊猫更为难得而珍贵。由于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达牙龙村，所以她们提前吃过午饭，便背着海香妈妈和风阿姨，身披七彩衣先飞来牙龙湾一游。

珠珠对下海游泳最是猴急，抓住丽丽的手摇晃道：“我们下海吧。”

“珠姊，你瞧，中午的太阳太厉害，海里游泳的人全跑上来了，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丽丽的眼睛从珠珠的脸蛋转到虹虹的脸蛋上。

虹虹知道丽丽是为了照顾珠珠和自己，不要给太阳曝晒，便接话说：“珠珠，现在下海不是时候，等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就要去牙龙村了。太阳是有点厉害，咱们下海游一会儿就上来好吗？”珠珠瞅着虹虹说。

虹虹吃不住珠珠的软磨，瞅着丽丽说：“下海半个钟头就上来，可以吗？”

“时间不长，当然可以。”

“丽丽、珠珠，你们脱下七彩衣给我，我在这儿看管。”



珠珠边脱七彩衣边说：“虹虹，你不想下海哩？”

“我是等你来换班。”

“好，我一定看好表上的时间。”

珠珠跟着丽丽朝西走向五十米外路边的一座绿色塑料圆形女子更衣室，买了票，换上红色游泳衣，又按规定经过超音波淋浴，便笔直地穿过沙滩，进入海面。

丽丽一下海就扑入海水中，并招呼道：“珠姊快来，当心给海浪推倒！”

珠珠第一次下海，站在浅水处观望从远处涌来的层层海浪，对丽丽的招呼没有在意，心想：这里水浅，海浪再大也不怕。

想不到，霎时间，一阵海浪已前呼后拥地推来，虽然浪头不高，可是珠珠已被推倒。

丽丽听到“噍唷”一声，急忙排浪赶来，只见珠珠已被海浪推到沙滩上的一处礁石边。这时海浪已退，丽丽走到珠珠身边，扶起珠珠，只见珠珠左腿膝盖处的表皮已被礁石擦破，渗出一些血来。丽丽说：“珠姊，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没有下过海，要不我早拉住你扑进海水，就不会给海浪推倒了。”

“丽丽，不怨你，我没有听你的招呼，想不到海浪力量真大。”





“你记住，海浪专门欺侮站在海边不扑向海水的人。”

“我这腿怎么办？会不会发炎？”

“你的手不要碰擦破皮的地方。这里的海水、白沙都干净，一会儿就会止血。”丽丽说。

“一会儿还能下海？”珠珠带着希望问。

“今天不行了。”丽丽告诫说。

“哼，真不巧。”珠珠无可奈何地说。

“咱们这就收兵，停止游泳。”丽丽笑着说。

“不，你等着，我去替换虹虹。你俩下海游个痛快。”

五分钟后，珠珠站在面包树下，远远地瞧着虹虹和丽丽在大海中排浪前进，虽说心中痒痒的，但也十分高兴。因为海浪欺侮了她，却被虹虹、丽丽征服了。如果明天再来，她也会一样排浪前进的。

虹虹、丽丽越游越远，珠珠不去瞧她俩了。收回的目光却被面包树下面沙滩上的一组镜头攫住了。

只见从一顶蓝白色大伞下走来的三个穿游泳裤的小伙子，各用一小块三合板在沙滩上合力挖出一个可以躺下一个人的大沙坑。

然后，这三个小伙子走到另一顶红白色大伞边，一声唢哨，伞下走出一位年轻漂亮，秀发披肩，身穿